

李庆 著

CHITIAN DAZUOZHUAN

海风的洗礼——大地的足迹——事业的追求——磨炼和担当——环球瞩目的声音
中日友好的桥梁——世俗和宗教的旋涡——在世界的舞台上——文学和艺术的沙龙——对文明的思考

池田大作传

浙江人民出版社

C H I T I A N D A Z U O Z H U A N

池田大作传

李庆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池田大作传 / 李庆著.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213-03667-5

I. 池… II. 李… III. 池田大作-传记
IV. K833.1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3239 号

书 名
作 者
出版发行

池田大作传

李 庆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061682 85176516

责任编辑
责任校对
封面设计

章 依

叶 宇

顾 页

电脑制版
印 刷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桐庐瑶琳镇)

开 本
印 张
字 数
插 页
印 数
版 次
书 号
定 价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8.25

20.5万

2

1-5000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13-03667-5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目 录

序章 / 1

一、海风的洗礼 / 5

东京湾边的弃儿 / 5

小学时期 / 11

学徒的血汗 / 14

空袭战火下的废墟 / 17

二、大地的足迹 / 20

战后的日子 / 20

创价学会和恩师户田 / 23

《少年》杂志 / 28

爱情之花 / 31

走出困境 / 37

三、事业的追求 / 40

学会的发展和《三国演义》 / 40

关西的前线总指挥 / 45

北海道的抗争 / 52

户田会长之死 / 56

四、磨炼和担当 / 59

大阪选举事件 / 59

在拘留所的日子里 / 62

法庭上的斗争 / 65

重任在身 / 68

创建创价大学 / 69

五、环球瞩目的声音 / 75

环球之旅 / 75

和欧洲思想家的对谈 / 78

振聋发聩的提议 / 80

和汤因比的对话 / 88

六、中日友好的桥梁 / 99

在恢复中日邦交的潮流中 / 99

永生难忘的会见 / 106

和中国领导人的会晤 / 110

周恩来“夫妇之樱” / 116

和中国各界人士的交往 / 119

七、世俗和宗教的旋涡 / 127

“妨碍出版”事件 / 127

《月刊笔》事件和“莲宗破门” / 129

“强奸”事件 / 135

八、在世界的舞台上 / 144

克里姆林宫的讲坛 / 144

和基辛格的对谈 / 148

面向美洲的第三世界 / 150

献给非洲的颂歌 / 156

和戈尔巴乔夫的交流 / 163

九、文学和艺术的沙龙 / 172

法国文学中自由和正义的呼唤 / 173

俄国文学中对人性的思考 / 177

和印度文化的共鸣 / 183

和金庸谈中国文学 / 188

诗歌和情感 / 192

摄影和音乐中的美 / 196

十、对文明的思考 / 202

对联合国的建议 / 203

关于宇宙和生命的思考 / 206

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 211

现实的战争和历史问题 / 214

直面人生 / 217

思想的归宿 / 220

尾章 创造未来的人 / 224

获奖和荣誉称号 / 227

主要著作 / 236

生平年表 / 240

主要参考文献 / 253

后记 / 257

序 章

1

●
序
章

1974年12月的北京。一个寒冷的冬天。

中国经历着大变动。

“文化大革命”走到了一个重要的关头。整个社会在动荡。一方面报章上宣传“形势大好”；而另一方面，在众多的民众心里，渐渐产生了各种疑惑。

刚刚复出不到一年的邓小平，坚定地走到了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的前台，主管当时中国日常工作，他大刀阔斧，想要恢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弄乱的各方面的秩序。此时，虽说林彪集团已经垮台，但是江青集团，依然在政治上占有相当的势力。一直挺立在中国政治风口浪尖的周恩来总理，患癌症动手术住进了医院，毛泽东主席也患了重病，这些在当时中国的领导层中，已经不是什么秘密。整个中国，风云激荡，变幻莫测。

12月5日上午，百忙中的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日本创价学会第二次访华代表团。当时，中日虽然已经复交，但是还没有签订友好条约，也没有直接通航。日本代表团是12月2日从香港经深圳转入中国内地的。在两天的时间里，团长池田大作一行活跃地和中国各方进行交流，展开了友好活动。回国前，邓小平副总理接见了他们。在会见中，池田大作向邓小平副总理提出，希望见周恩来

池田大作传
CHITIAN DAZUO ZHUAN

2

总理。

邓小平说：“这七八个月来，总理一直住院。病情比我们想象的要坏。他已经 77 岁了。这些年来，他事情多，太累了。一般说来，总理是非常高兴和你见面的，但是我们党要尽量‘管制’，不让他工作。”并表示，一定向周总理转达他的问候。^① 委婉地回拒了池田大作的请求。

池田等一行对此表示理解。晚上，在北京的国际俱乐部举办告别答谢宴会，招待各界人士。当时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等出席了宴会。宴会将要结束时，廖承志靠近池田，小声地说：“池田会长，有点事要和您说。”^②

两个人到了旁边的一个房间。廖承志说：“周总理在等着您呢。”

池田一听，又惊又喜。惊的是，这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因为上午邓副总理已经说过，总理病重，他以为这次是见不到周总理了；而喜的，当然是总理在重病的情况下，还愿意会见他。然而，他考虑到周总理的身体状况，说：“我由衷表示感谢，然而，我不能去。这对总理的身体不好，我是不应该去的。”

这下轮到廖承志会长为难了：“这怎么好呢？”他可不能违背总理之命。池田看出了这一点，客气地说：“那就遵命了。用两三分钟，只见一下面吧。请容我失礼。”

于是，他们一行，就在翻译林丽韞的陪同下，乘车前往离宴会厅不太远的 305 医院。

周总理已经在等着他们了。

根据后来当事人的回忆，周总理在知道池田一行的愿望后，力排众议，坚持要见他们。当时邓颖超曾加以劝阻，说总理的身体状

^{①②} 南开大学周恩来研究中心著：《周恩来和池田大作》，日本朝日ソノラマ2002年版，第87、115页。

况并不乐观,就等下一次再见吧。医生们的意见也是如此。但是,周总理坚持要见。

时间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是有关的人们还时时谈起那次被称为永世难忘的会见。

癌症进入晚期的周恩来总理,在住院期间,为什么还一定要会见这个既不是什么政要巨头,也不是旧朋老友,还比他整整小 30 岁的日本人?

这池田大作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思想家在论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时,会想起汤因比还和池田大作有过那么一段交流,会想起他似乎强调过“东方文明”;

政治家和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则比较关心池田大作和周恩来、邓小平、胡锦涛等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关系,以及他在中日关系中所起的作用;

文学家介绍的是他对文学的评论,是他的《我的人学》,是他和巴金的友情,是他和金庸的对谈;

带有宗教色彩的人士,则会记得他领导的“创价学会”是一个宗教团体,似乎和佛教有关;

艺术家们会谈起他在中国举办的摄影展览和文化部颁发给他的艺术桂冠;

教育家们也一定忘不了创价大学,会谈到从那里留学回国的各类人物。

凡此等等。

说实在的,在当今的中国,没有哪一个日本人被赋予了这样多的头衔,扮演着这样多的角色:他是一个佛教教徒,是一个政治人物,是一个作家,是一个诗人,是一个艺术家,是一个教授;他是一个日本人,又自认是一个世界的公民;他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是一个学者,又是一个平民百姓。有的媒体把他骂得狗血喷头,有的民众又把他敬奉得宛若圣人转世。他被打上了许多光圈。

他是一个丰富多彩的人物。

听到过他名字的人们，往往从自己的特定角度来描述他，但是若追问一下他究竟是怎样的人，大概就没有多少人能回答了。

所以，可以说，他既广为人知，又不太被人了解。

他首先是一个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日本人。

他是一个普通的庶民之子，没有权势的背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一路走来，留下了一行行脚印，留下了一片片色彩斑斓的思想和情感的云霞。

他是一个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一个面向未来的人。

他所处的时代，虽在某种程度上说，比我们稍微早一些，但基本当属同一个时代。他 80 年的人生经历，有些也许我们也经历过。他思考的问题，有的也许我们也思考过或正在思考。

在这样的时代，他是如何度过的？如何行动的？有没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呢？

在他身上映现出来的那些社会现象和问题，他是如何对待的？如何思考的？有没有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的地方呢？

那么，就让我们来追寻一下他走过的生命历程。

一、海风的洗礼

生在北京皇城根儿的人，喜欢自称“咱老北京”，以区别住在郊外的或后来迁入北京的外来户。生在上海市区的人，对自称为“我是上海人”的新一代，时而会从眼角瞥出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情不自禁地冒出句：“依阿（第三声）是上海人？”

据说，日本正宗的“东京人”，也讲究这一套。如果不是祖孙三代都在现在的神田附近出生、长大的人，就不被认为是标准的“江户之子”。池田大作把自己称为“江户之子”，但他加了一点说明，这里的江户，大致就是现在的东京，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只限于东京的“神田”。

他在东京湾边上的海风中出生，从小就经受了海风的洗礼。

东京湾边的弃儿

东京荏原郡大森町（现在的东京都大田区大森北），有一个商人家庭，这家人姓池田。

1928年1月2日，主人池田子之吉的第五个儿子诞生了。

这个婴儿刚出生就遭到了“被抛弃”的厄运。那年，他的父亲41岁。按日本算命的说法，当年正是在遭“厄运”的前夕。日本当时有一种民间的风俗，要把刚出生的孩子丢弃到外面，再被人捡起

送回来，这样一来，就可以消灾。于是，刚出生的这个孩子，就成了父亲消灾的特别用具。当然，捡孩子的人是事先都说好的，原本不会出什么事情。但是，事情总会有意外。那一天，不知怎么的，家里把婴儿放到了村中的某个地方，事先说好要去捡的人还没到，却被过路的人看到了，以为真是被丢弃的婴儿，于是便把婴儿送到村的管理机构。而这一边，去捡的人到了约定的地点一看，婴儿不见了，慌了神，连忙跑到池田家报告，全家人这下全乱了套。后来总算找了回来，虚惊一场。

这个婴儿，就是池田大作。

池田家，从大作的祖父一代起，就一直生活在东京。在东京大森（在今天东京的大田区）海边，从事海苔的养殖和生产。海苔，中国一般统称为“紫菜”，但是，日本的海苔种类颇多，所以，笔者在本书中，还是用“海苔”这样的说法。当时大森的海苔，在整个日本堪称“一霸”，流行全国。每年的秋天，池田家在海中插上竹竿，到了冬天，当一般日本人过年的时节，就要冒着寒风，到海中去采集海苔，那是他们家最忙的时节。

由于经营得法，20 世纪初期，在大森众多的海苔经营者中，池田家的规模一度处于屈指可数的地位。买了有动力的渔船，雇用了 30 多名打鱼的工人从事渔业。此外，还参与了当时对北海道的开发。1919 年，池田家想在北海道的钏路购买国家发卖的土地，进行开拓。为此，大作的父亲子之吉多次往返东京和北海道之间。后来因为家业不济，才不得不放弃。池田家家道中落，一方面是由于这一行业赚钱，加入的人多了竞争激烈，而更主要的是因为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池田家附近海岸的海底下沉，于是投资的那些养殖场都付诸东流。

父亲子之吉在遭灾以后，仍然从事海苔生产这一行。他是池田家的第二个男孩。在大作 2 岁时，子之吉分家独立，住到梶谷（也在现在东京的大田区）附近的海边。



子之吉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物，用中国话说——倔得可以。

大作曾这样谈到父亲：他的这种倔头脾气是从祖先传下来的。据说，在江户时代的后期（日本的天保时期，约1836年前后），天气异常，全国都闹饥荒。于是幕府放粮救荒。大家都去取救济粮，就是池田家不去，因为“拿那里发的粮食不合道理。我们就是吃草也总能活下去”。池田认为，这个传说虽有后来人添加的色彩，但是，反映了他们家族的某种性格。^①

大作的父亲继承了家庭的这种“倔”传统。果断决行，少言寡语，大凡做事，就认准一条路走下去，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决不回头。同时也要求孩子们，做一件事情，就一定要尽力做好。

有一次，幼年的大作在池塘边玩耍。夏秋之际的关东地区（东京一带）蓝天白云、和风丽日。海水是青色的，树木依然带着浓郁的绿色，这一切，都令人心旷神怡。年幼的池田大作，自然也免不了受大自然的吸引，看着那在蓝天上忽上忽下飞舞的蜻蜓，几乎忘记了周围的一切。他追赶着想要抓住蜻蜓问个究竟，结果，蜻蜓没追到，他却一下子落到了路边池塘里。池塘里的水虽说并不很深，但落下去，还是没过了他的头顶。大作不断地挣扎，一瞬间，感觉就要不行了。当时，他的父亲正在旁边。看见儿子落了水，在水中扑腾挣扎，快沉下去了，却毫不慌张，冷静地下水，把大作救上岸。此时大作已经失去了知觉。后来，大作这样回忆：在自己已经绝望时，感觉到两腋下有一双大手插了进来，身体不知怎么就被举起来了。“那是父亲。我在梦中抱住父亲，想，有救了，便一下子失去了意识。当有知觉时，已经躺在房间里了。”

^① [日]池田大作著：《我的履历书》，日本圣教新闻社2005年版，第17—18页。

池田大作传
CHITIAN DAZUO ZHUAN

8

后来，医生也被叫来了，但是在这期间，子之吉一句话也没说。^①

这位父亲对子女们的要求非常细致和严格。比如，打扫卫生，必须把家中所有的地方都擦得一尘不染。日本的房子有许多纸糊的窗，他要孩子们必须把每个窗格子都擦得干干净净，如果用手指抹一下，发现有点灰尘，那就免不了挨一顿训斥。

子之吉在大作小学二年级时得了病，一直卧床，前后长达五年。即使生活难以自理，周围的亲朋都伸出援助之手，他还是顽固地拒绝：“麻烦了别人，你们长大了就抬不起头。就是舔盐巴也拒绝接受援助。”这就是他的话。

由此可见其性格之一斑。

大作的父亲在文化观念上，也和当时一般的日本人有些不同。他不受当时日本社会风潮的影响，没有那种盲目的日本自大狂，对于朝鲜和韩国比较有好感。他坚持认为，朝鲜的文字是非常好的。大作很小的时候，他就教大作朝鲜语的发音，所以，长大以后，大作还记得。

他到过朝鲜半岛，不止一次地提到，釜山的夜景，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也许那块土地在他心里打上了深刻的印记。

这一些，都对池田大作的思想观念和人格的形成有着很大的影响。

生活是现实的。父亲病倒，失去了主要的支撑者，池田家的家业彻底地衰败了。家庭落入了贫穷的沟底，有时连维持日用开支的钱都没有。有一次，一个亲戚来看望卧床的子之吉，留下了100元（大约相当于现在的1万日元吧），大作的母亲非常感动，一直记着这件事。直到大作长大，还叫大作报答那个人。

① [日]前原政之著：《池田大作——行动和轨迹》，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第13页。

大作的母亲是个勤劳的妇女，坚韧，乐观。

她是当时东京“古市场”（现在大田区）一个农家的女儿。1915年和池田大作的父亲结婚。此后，就一直默默地和丈夫一起支撑着这个家。

冬天，是海苔采集最忙的时候，早饭是在凌晨2点前后，午饭在上午10点，晚饭在下午5点左右。在午饭和晚饭之间，还要准备一顿点心。作为海苔业家的主妇，要做好这些，起早摸黑乃是家常便饭。母亲常常连吃午饭的时间也没有。不仅如此，她也要和男人一样，驾着采海苔的小船，出海采集。

虽然如此，大作很少看到过母亲愁眉苦脸的样子。她一生生育了七男一女，还从亲戚家领养了两个孩子。要养大这么多孩子，可想而知，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池田大作后来这样回忆自己的母亲，她“一直在劳动，家务的针线活也从不停手”，“手上一直都裂着口子，刚过五十便已经满头白发”。^①

池田大作曾写过一首《赞颂伟大的母亲》的长诗，表达了对母亲的挚爱，诗是这样开头的：

像春风那样，
母亲啊，
您的微笑，
在众人内心的花园里，
使鲜花开放。

像阳光那样，
母亲啊，

^① [日]前原政之著：《池田大作——行动和轨迹》，日本中央公论新社2006年版，第15页。

您明快的声音
给众人胸中的世界
带来勇气 and 希望。

诗中写道：

有位哲人说过
“和平——
不在议会之中。
不在政治家和权势者之中，
不在傲慢的媒体之中。
这无名的伟大，
在崇高的母亲那里。”^①

这诗或许是写给所有母亲们的，但是在其中，肯定有着大作对自己母亲的深厚情感。

大作有兄弟姐妹十人。

大哥叫喜一，是父母的希望所在，也是大作后来最为怀念的人。由于贫困，他很早就成了家中劳动的帮手。

寒冬，他来到在无法很好取暖的房间，对着蜷缩在被窝里的弟弟们，一声喊：“哈，我来啦”，便扑到被子上，把弟弟们压住，这样一来，弟弟们自然身体就暖和起来了。

他会吹口琴，那悠扬的琴声，带给人们一种快感。

有时，他像父亲一样严格，当弟弟们在外边疯玩了一天回到家，他会站在门口，一个个地检查，发现脚上有点脏，就会喝道：“给我去洗。”弟弟们洗干净、再检查了，才让进门。

^① [日]池田大作著：《母亲之歌》，日本圣教新闻社 1998 年版，第 11—22 页。